

第十四期 「前行法」(四加行)的重要性、佛教網站簡介-2、普賢上師言教開示輯要 1、虔誠經驗分享、旅行者與魔術師訊息 1

「前行法」(四加行)的重要性2
佛教網站簡介(2).....4
《普賢上師言教》開示輯要(一).....5
虔誠經驗分享.....9
旅行者與魔術師訊息 114

編者的話

各位法友：吉祥如意！

從這一期開始，『柔和聲』將由兩位編輯共同合作，希望能將更好的內容呈現給讀者。我們非常感謝項慧齡發願要來翻譯宗薩欽哲仁波切針對《普賢上師言教》一書的系列講座，我們將會陸續刊登。至於台灣版的『虔誠』讀書會，則已進行了六場（七月開始每月第一個週六下午），這些跟隨上師多年的經驗分享內容，也會陸續與讀者共享。

謝謝所有幫忙繕寫、翻譯、編寫、校稿、印製、與寄發『柔和聲』的朋友們，也感謝仁波切的加持，願本期內容能對您有所啟發！

楊書婷、周素卿 敬上

「前行法」(四加行)的重要性

依止覺者為指導，接受緣起實相法，
法友皆重離邊道，遠離暴力侵犯道，此乃佛法之精髓。

捨棄私心全利他，此乃大乘道本質。
淨觀轉化染污相，此乃密續道根本。

金剛乘之諸方便，即身成就前述果，
其中「前行」受尊崇，不僅精要且完整。

「前行」之名令我等、誤認此乃次等道，「前行」含前諸功德。
若探無量佛法海，此為正確之選擇。

Preliminary

Relying on an enlightened being as a spiritual guide, Accepting the
law of interdependent reality,

Cruising the path of non-violence, With the spiritual companions
who cherish the path of non-extremes, Are the quintessences of
Buddhism.

Forsaking self-interest and dedicating one's whole purpose for the
others, Is the essence of Mahayana Path.

Transforming impure outlook with attitude of pure vision, Is the root
of Tantric Path.

To accomplish all these within the expanse of one life time, There are
great many Vajrayana methods,

Among which preliminary practice is venerated as, Not only compact
but also complete journ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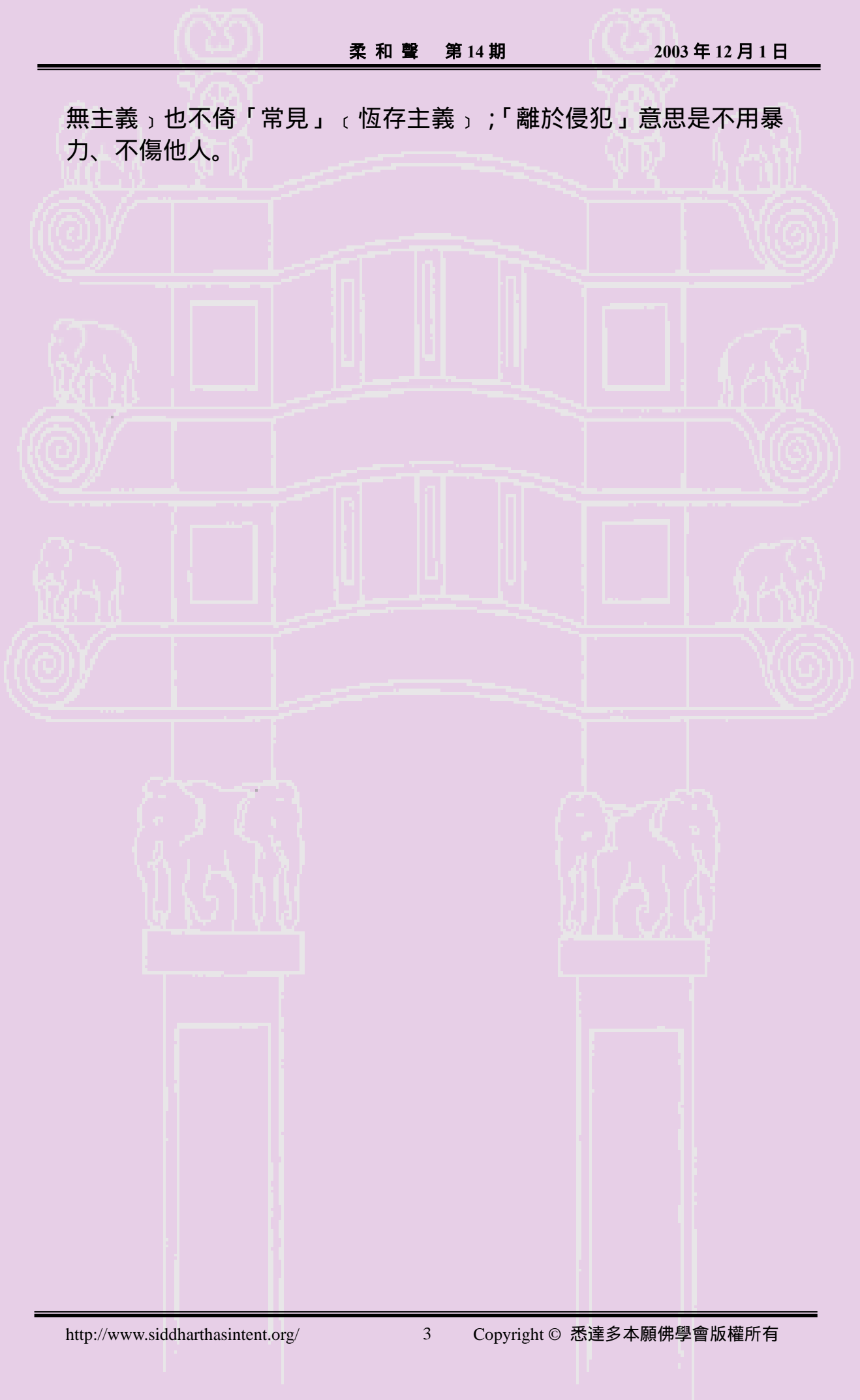
Although the name "preliminary" at times misleads us In thinking
that it is somewhat a lesser path,

The Ngondro consists of all the attributes mentioned above.

It is therefore a right choice to choose this by those who wish to
Explore the infinite ocean-lik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編按：這是宗薩欽哲仁波切去年七月於台北口述、Serena 紀錄翻譯、
Jimmy 校對定稿的開示。「離邊」指的是離於二端，不偏「斷見」(虛

無主義，也不倚「常見」，「恆存主義」；「離於侵犯」意思是不用暴力、不傷他人。



佛教網站簡介(2)

第四站：「旅行家與魔術師」電影網站

<http://www.travellersandmagicians.com/>

這個網站介紹的是宗薩欽哲仁波切的新片「旅行家與魔術師」，如果您開啟 Press Kit (媒體文宣) 的 pdf 檔，首先看到的便是在帷幔之間有一位帶著如幻眼神的少女，配上短短的一個標題「短暫事物的苦與甜」，真是令人震撼！接著是仁波切的簡介與拍片的歷程(這才知道，原來仁波切還有一些未上市的作品呢，一個是 1995 年的 24 分鐘短片 Etto Metto、一個是 1996 年的六分鐘短片 The Big Smoke，不知何時有緣得見囉)，以及演員與工作人員的介紹等等，就算英文看不是很有緣得見囉)，以及演員與工作人員的介紹等等，就算英文看不是很有緣得見囉)，以及演員與工作人員的介紹等等，就算英文看不是很有緣得見囉！

第五站：「欽哲」傳承系列專輯的網頁

<http://www.dudjomba.org/>

這是香港敦珠佛學會的網站，進入之後選「中文」選「刊物(蓮花光)」選「第二期」，(<http://www.dudjomba.org/issue2/chinese/content-chi.html>) 即可看到「欽哲」傳承系列的專輯，其中還有許多第一世至第三世欽哲仁波切的照片，相當地珍貴而令人欣喜 - - 特別是秋吉羅卓仁波切的舞動姿態，別有一番啟發。

《普賢上師言教》開示輯要(一)

(翻譯 / 項慧齡 校對 / 馬君美)

宗薩欽哲仁波切於一九九九年六月，開始在美國加州舊金山講授巴楚仁波切的名著《普賢上師言教》(Kunzang Lama'I Shelung)，書中主要闡釋「龍欽心髓前行法」的實修細節。這個系列課程，共有四次的年度講座，將陸續登出開示輯要。

《普賢上師言教》書中的每一字、每一句、每一個段落，我們都可以討論經年，並且從中獲益良多。對於那些非常認真遵循這條道路的人，我希望你們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研習《普賢上師言教》，因為這是一門永無止境的課題。對於那些追尋成佛的人而言，這是一門從此刻到成佛都必須研習的課題。我個人非常高興能講授這個題目；不知道一些去年來過的聽眾是否記得，我不太想再舉行諸如佛教導論之類的短期週末教學。當然，《普賢上師言教》也談論到悲心、菩提心等常見的主題。我不能保證你們將聽到什麼不尋常的內容。

這或許是針對「龍欽心髓加行」最深廣最詳盡的闡釋。雖然說是「龍欽心髓加行」，但並不表示這本書對於那些遵循馬爾巴或維汝巴修行之道的人，或那些正在做噶舉派、薩迦派、格魯派四加行的人來說，是毫無用處的。他們肯定可以將這本書做為參考。對薩迦派的人來說，即是他們所稱的「三見分」。對於遵循馬爾巴傳承的人而言，他們有岡波巴大師的《解脫莊嚴寶論》。至於宗喀巴傳承的追隨者，則有《菩提道次第論》(Lam Rim) 而《普賢上師言教》也是類似的主題，因此肯定可以用它做為參考。在這本書中，偶有一些基本的佛教理論，但大部分的主題仍是修行的忠告和口訣。因此，對於那些正在做加行的人來說，這本書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晚上，我先給口傳，然後稍事休息。之後，那些對修行不真正感興趣的人就可以打道回府了(笑)。但是那些想要修行的人，可以留下來。我將用藏文唸誦「籠」-- 也就是我們說的口傳；給口傳是非常必要的。我認為我是非常保守的右翼佛教徒(笑)。我知道時代正在改變。我也知道我們需要應用不同的方法。但這不表示你們不需要口傳。我們不能沒有口傳。沒有灌頂就無法修行。這些都是必要且重要的。目前佛法在西方弘揚地相當迅速。我曾經見過人們在沒有接受口傳或灌頂的情形下修持金剛乘。或許有灌頂，但並不是很多人要接受口傳；這樣不好。所以，我將給那些想要修行或正在修行的人口傳。當然，這一次我只能念幾頁。如果我們明天還活著，我們將繼續口傳。

如我一開始所說的，這是一個很長的教授。我們必須要有耐心。在所有人之中，我是最要有耐心的（笑）。而你們應該要有耐心。很幸運地，今天卻吉尼瑪（Chokyi Nyima）也在座。當我辭窮的時候，你可不可以幫幫我？（笑）。

我領受《普賢上師言教》的口傳和法教很多很多次了，可能超過三十次。這個法教總是不斷地被講授。對我來說，頂果欽哲仁波切如佛一般，是個成就者。我記得非常清楚，頂果欽哲仁波切每到一處，總是隨身攜帶《普賢上師言教》這本書，直到他生前的最後幾天。每天早晨修法之後，仁波切會讀個幾頁。我光是從頂果欽哲仁波切那裡領受這個法教，可能就超過十次。有幾次是因為仁波切向一群人傳這個法，而我恰巧也在場。大約有五次，仁波切應我之請，或因為他認為我需要受這個法，而把這個法教傳給我。他對我講授這個法，大約超過五次。

還有，我從敦珠法王受這個法肯定有三次左右。也從其他上師那裡領受過這個法教。如果我的虔誠心沒有限度，如果我有淨觀，如果我遇見能夠使我有有限的虔誠心增長的上師，我將毫不猶豫地再次領受這個口傳或法教。如果三十年後我還活著，我會再如此做。因此，我希望你們某些人也能維持這種傳統，巴楚仁波切的傳統。把這個法教當做你的人生手冊。以這本書為基礎，展現你的人生。

由於這是一個續部的法教，根據傳統，我先向所有的傳承上師祈請。你們只要注意就可以了。如果你們想要向傳承上師祈請也可以。新的學員，只要注意就好了。

我們必須先奠定基礎。為什麼選擇這本書？為什麼不是其他的書籍？為什麼不選擇一篇詩歌？為什麼不是中論？為什麼不是歷史書？針對這所有的疑問，我們需要某種答案，而這個答案就是：為了瞭解這本書，我們必須建立基礎，對那些甫入門的人尤甚。建立此一基礎的第一要務是，必須了解「見、修、行」。這非常重要。雖然「見、修、行」這個專門名詞似乎來自佛教徒之口，但事實上，見、修、行總是與我們同在。每次我們做事情的時候，就有所謂的「見、修、行」。我們或許不使用「見、修、行」這個名詞，但總是有「見」，總是有「修」，總是有某種「行」。我們做的每一件事；美、醜等評斷，每下個評斷，每做個思考，每做件事情，就有見、修、行。因此，在進入這本書之前，先建立「見」（見地）是重要的。

如果你問，為什麼創造「見」？我們創造「見」，大多是因為我們想要快樂。「快樂」或許是個非常一般性的字眼，但是我們創造「見」，大多是因為我們想要獲得某件事物，想要成就某件事物，想要抓住某

件事物。舉例來說，我們想要享樂，這就是我們創造「見」的原因。我們有所謂「美麗、漂亮」的概念，對不對？我們閱讀像《Vogue》之類的雜誌，然後我們就對完美無暇的雙腿或完美無暇的胸部有了特定的概念，不是嗎？（笑）所以，今年完美無暇的胸部是這樣這樣的。這就是「見」。接著我們會想，我有這樣的胸部嗎？我沒有等等。你會走到鏡子前面，端詳你的胸部等等；這就是「修」（笑）。然後，你終於決定，「啊，我現在必須擁有這種胸部。」於是你去做整形手術，把東西填進胸部，然後到處炫耀。實際去做你想要做的事，就是「行」。這有點像是射門得分的感覺，就是我們所謂的「涅槃」、「證悟」。因此，見、修、行無所不在。知道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們創造「見」，基本上是因為我們想要快樂，我們想要獲得滿足，我們想要贏得某件事物，我們想要完美。這是我們有「見」的原因。當我們不知道如何處理「見」的時候，誤解就會出現，例如存在於家人、朋友、宗教、政黨、素食者、非素食者之間的誤解。你們都知道「見」有各式各樣。每一年，美國的心理學家、治療學家和科學家創造多少種新的見解？這對你的身體有益；這含有較少的纖維或較少的卡路里，諸如此類。

現在我們要問，什麼是佛教的見地？我們試圖達成什麼？我們要不就沒有佛教的見地，即或有了佛教的見地，也不會去使用它，不去思考它，不去實行它。這是為什麼從佛教的觀點來看，我們仍然身陷輪迴之中，仍然迷惑，仍然輪轉。因此，佛教的見地相當重要。如果非佛教徒的朋友問你，什麼是佛教的特別之處。你可以這麼回答：四法印。「四法印」幾乎就像四根柱子或四個無可或缺的見地。缺少其中之一，你就不是個佛教徒。我的意思是，或許你是個佛教徒，但你卻沒有遵循佛陀的道路。「四法印」即「四種見地」，如果缺少其中之一，或許你仍然是個佛教徒，但你並沒有遵循佛陀的道路。這一點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四種見地的第一個見地是：「所有組合的事物都是無常的。」（諸行無常）這是個非常非常獨特的佛教見地。甚至連證悟也是無常的。甚至連一般所謂的涅槃也是無常的。只要一個現象受到時間——例如生（起始）、住（中間）和滅（結束）——的限制，就是無常的。只要一個現象擁有生、住、滅這三個特性，就是無常的。如果沒有生、住、滅這三個特性，它就不是一種現象。舉例來說，如果你注視某件事物，例如太陽、月亮或神祇，它們安住在那兒，你可以看見它們。從佛教的觀點來看，由於你注視的事物是安住的，因此它必須有安住的開始和安住的結束。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繼續討論，因為「四法印」或

「四種見地」將成為本書的四根支柱。我一開始就告訴你們這些，是因為一旦這四根支柱樹立在你們的腦海中，再來聽《普賢上師言教》，將產生不同的感受。如果沒有這四根支柱，這個法教很難有什麼作用。你必須把這四根支柱穩固地樹立在腦海中。所有組合的事物都是無常的。這是四種見地之一。而所有煩惱，任何會毀損、衰敗的事物都是痛苦的。

關於第二個見地（有漏皆苦），我們將多著墨於煩惱；貪、瞋、痴、慢、疑這些種類的煩惱，全都是痛苦；這真是個非常獨特的佛教見地。許許多多哲學和宗教談到，「貪是痛苦的，瞋是痛苦的，但愛是美好的。」他們總是會留下什麼，像是保留紀念品一般，因為捨棄所有的事物是一大犧牲。許多哲學和宗教願意布施，甚至接受第一種見地的無常，但是諸如上帝或原子之類的事物，則必須是永久的。我這麼說，聽起來似乎很哲學、很學術，事實上，這種情況經常發生。舉例來說，我們對第一個見地缺乏了解；如果我們明白，任何組合的事物都是無常的，那麼我們半數以上的緊張和焦慮將會消失。但我們缺乏這樣的了解。我們或許在理智上有這樣的了解，但沒有真正接受它。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認為，有些事情會管用。例如，上師一定會給我加持，而這種加持會治癒我。這一類療癒、健康、飲食、健康食品等我們執著的事物便顯示，你認為有些事物是永久的。你明白，花園中的柳樹是暫時的。但你仍然認為某些事物是永久的。這是我們會有問題的原因。接著讓我們討論第三和第四個見地。

「所有的現象都沒有自性。」（諸法無我）自性——真實存在的自性。這是個非常非常獨特的佛教見地。一般來說，許多哲學，例如印度教哲學有三種見地，但它們都沒有這種見地。佛教獨一無二之處，即在於四種見地。舉例來說，佛教的第四個見地：涅槃是超越極端、超越造作的（涅槃寂靜）。我個人認為，第四見地使佛教更加獨一無二，它區分了佛教和印度教。事實上，印度教也接受「所有組合的事物都是無常的」，但佛教的第四見地——涅槃是超越造作的——是個非常非常特殊的見地。

對我們許多人而言，涅槃是個安樂美好、每件事都正常運作的地方，不是嗎？但根據佛教，涅槃是超越造作的。聽本書時，具備這四種見地，則一切都有用，一切都有道理。如果缺少其中一個見地，麻煩就大了。事實上，不只是《普賢上師言教》這本書，當你涉入佛教的時候，應該尋求探索這四種見地。這四種見地是個大主題。你可以花一輩子的時間來研究它們。這四種見地真的非常必要。我將不時提出這四個支柱來提醒你們。讓我們開始講這本書。

虔誠經驗分享

(92.9.6 讀書會 姚仁喜講談與校稿/賴麗娟中文繕寫)

我覺得今天的安排有點嚴重，會長跟我說是跟幾位朋友來隨便聊聊的，沒有想到是演講者 - 聽眾的這種關係。我實在是沒有太多準備。加上最近我太太一直說我大概快要老年癡呆了，因為我對人都記不得，對日期當然更記不清了。我常在回憶到底那一年做了什麼事情，全部都忘記了，所以可能等一下還需要會長來幫忙解釋。不過既然來了，所以也只好講了。

事實上，很多發生的事，是都到後來才覺得非常特別，自己也才覺得非常幸運，一種非常特殊的因緣，到很後來才理解。我第一次有緣有幸見到欽哲仁波切，是在一九八四年他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在座有沒有人那時候就認識他，應該有吧？那時，我和任祥還沒有結婚，有一天下班時她來找我，我們想去看電影，打開報紙，發現沒有電影可以看的，結果就不曉得為什麼，眼光就落在報紙一角，有一個佛教演講的啟事，在天主教的耕莘文學院。那時的我完全沒有接觸過藏傳佛教，對佛教的了解也很膚淺，可是我們不知為何就糊裡糊塗的去了，完全沒有原因。可是直到今天還印象深刻，記得那個場景。印象中欽哲仁波切坐的很高、很高，跟平常我們現在的場地不同，我跟任祥坐在那裡，當他出來的時候我們都嚇了一跳，原來西藏的仁波切也有這麼年輕的（他當時二十三歲）。然後他就開始用英文開示，我們更訝異於如此流利的英文。（那時的翻譯還不是 Jimmy Ma - 馬君美先生，是一位戴眼鏡的一位先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因為欽哲仁波切講英文，我才聽得比較懂，因為許多中文原譯的辭當時實在了解太少，反而聽得較不懂。我當場拿了一張小紙條記了他的開示，任祥有保留文件的習慣（有點可怕），那張筆記到現在還在，前幾年她還拿出來給我看。不過有一次我跟欽哲仁波切提起此事，他問我說：「我那天講什麼？」我羞愧地說我實在忘記了，真是可恥。不過後來就沒有再繼續接觸藏傳佛教了。印象中好像只有一次有某位仁波切來，在師大，比較像是修法，也不懂，就一直都沒有再接觸。

九年以後，也就是一九九三年，我的朋友給我一本英文版的《西藏生死書》，同年年底，我去加州參加索甲仁波切的閉關。那時我才了解到，原來索甲仁波切的上師，就是前一世的宗薩欽哲仁波切，而且帶他長大的！我就開始想找出印象中那位二十三歲的年輕欽哲仁波切。一直找，一直找，結果找到了一張照片，是在 Rigpa 出版的一本叫 Dzogchen 的小冊子，這本冊子好像是為了達賴喇嘛第一次去美國

的時候印的，出版的數量不多。這張照片是宗薩欽哲仁波切、雪謙冉江仁波切和頂果欽哲仁波切一起拍的，當然他那時候還是很年輕，可是比二十三歲稍微大了一點。一九九三年之後接觸藏傳佛教，對我一生影響極大，事後想起來，似乎在一九八四年那次有幸和欽哲仁波切結緣時，仁波切就已經在我心中種下了種子一般。當然，頑劣的我，花了九年才勉強冒了一點芽出來。不過，我還是覺得自己非常幸運，了解到很多人、包括欽哲仁波切，都一直在照顧我。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從加州閉關回來，一回來就碰上欽哲仁波切在中央日報大樓講課，講三天。又是一個似有安排的因緣，我就去了。那一陣子，因為完全被《西藏生死書》所震撼，光那一年，大概就看了大概五遍，而且書不離手。所以我去聽欽哲仁波切講課的時候，手上也還帶著那本書。我記得他最後一天講完了，有人要求要皈依，他說好，要皈依的人站起來，然後他就走下來，跟每一個要皈依的人握手，算是皈依！我也跑去跟他握手皈依，而且請他在書中前世宗薩欽哲仁波切的照片上簽字。我記得當他看到那個照片時，他說了一句：「Oh！my God！」，然後簽了DKR三個字。事隔九年，我第一次閉關回來就又碰上欽哲仁波切，似乎很巧，大概後來才知道，大概不是很巧。

一九九五年有一次，我在暑假跟太太、小孩去美國舊金山玩，又發現欽哲仁波切在那裡開課，講薩迦派的「遠離四種執著」。那一次是Jimmy翻譯的，在一個大學的教室中，大概有五十個人左右吧。那我記得在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時候，仁波切自己一個人坐在院子裡面曬太陽，我就跑去跟他講話，就隨便聊了兩句。當然，那幾天太太帶小孩去shopping花錢去了。那一陣子很奇怪，我去倫敦，跟太太、跟兩個朋友去玩，結果正好碰上索甲仁波切在那裡開示，結果又是我太太去花錢，我去聽開示。飛來飛去就是一直碰到有這種機緣可以去接受教法。後來又有一次欽哲仁波切去法國Lerab Ling，接受了他重要的一個灌頂。就這樣，陸陸續續，有一些機緣與仁波切親近。

前幾年，大概是仁波切覺得我很不行了，就出現比較多了。開始正式成為欽哲仁波切的弟子是在仁波切在台灣教入中論第二年的前夕，我在丁乃竺家與仁波切見面。從那次以後，就開始持續有機會聽聞仁波切的開示與教法，也因而有這個因緣把這個本來沒什麼用的地方提供給仁波切做為中心之用。而自從那一次上入中論以後，每一年我都參加沒有缺席，不過常常聽到一半都睡著了，而且我承認常常第二年就忘記第一年講什麼。

二〇〇〇年時，很榮幸又很幸運可以跟著欽哲仁波切去五台山。還記得到北京轉機時，機場空無一人，然後就看到仁波切一個人站在那

裡。又有幸與他從北京一路到五台山。跟著文殊師利菩薩去五台山是會有過度興奮的狀況的，我記得有一天晚餐時，幾個朋友跟我同一桌，好像有人慫恿我跟仁波切請法，請他在台灣講巴楚仁波切的《普賢上師言教》。他坐到我們這一桌時，我就說了。我記得很清楚仁波切看著我，說 OK，我跟你 make a deal (做個交易)，你把它翻譯出來，我就教。我說 No，仁波切，我沒有這個能力。他又瞪著我，看了三秒鐘，說 Yes, you can (是的，你能)。他說你不用把它翻成很美的文章，你只要先翻過一次，我們一邊上課，一邊修改。這時候有人跑出來救命，有一位楊小姐，她今天沒有來，然後說還有兩位可以翻譯。我們就說 Jimmy 當然要翻譯囉，雖然 Jimmy 不在，但是我們認為所有的事情 Jimmy 都應該有一份，然後我們就分成四段，然後就把大家最不喜歡的、講地獄的那一段給 Jimmy，因為他不在，被我們善意地安排了。我分到第三段。回到台灣後就開始翻譯，我覺得這個事情有點嚴重，所以我排了一個 schedule (時間表)，算了一下，如果一天翻一頁的話，我應該可以在幾個月內把它翻完。當然我不太可能一天翻一頁，所以我就每個週末翻七頁，我翻七頁，大概要差不多四、五個鐘頭，我的中文很差，速度很慢，可是幾個月後，竟然把它翻完了。翻完了以後才發現，除了 Serena Yang 完成的一個章節，其他人都還沒有翻。可是後來就停了一陣子，然後每次欽哲仁波切一來，我就覺得好像欠了一個什麼東西，很尷尬。去年開始，我就再從第一章翻起，不過後來就越來越慢。我跟大家承認，我現在大概是翻到百分之四十左右。我最近又把它拿了出來，我想再來訂一個 schedule，這個在五台山上文殊師利菩薩交待的功課，做太久好像不太好，我希望可以在短期內，(不敢答應時間)，把它翻出來。

到了二〇〇一年，又有機會跟著仁波切去宗薩寺，對我來講那又是一個很重大的經驗。到了成都坐很糟糕的車，三天後才到宗薩寺。然後我們又騎馬騎了一天到了一個蓮花生大士曾經閉關修行的山洞，在那兒見到了仁波切跟各國來的學生。在那裡看到宗薩寺，看到當地人是如何渴望和尊敬仁波切。仁波切回到宗薩寺的時候，居民在滿山滿谷都焚松放煙，家家戶戶把所有能夠裝花的東西，不管是什麼可樂的瓶子、茶杯、嗽口杯，所有能裝花的全部都放在門口來歡迎仁波切。我們在接近宗薩寺的時候，忽然碰到二百個全副武裝的康巴戰士，那個景象，完全令人忘記今夕何夕，以為是在十六、十七世紀！他們都穿豹皮呀、虎皮呀、刀呀、全副武裝，馬也全副武裝，保護仁波切進來宗薩。我們先走，當仁波切抵達時，前面先有一個由大約三、四十個最酷的年輕人開導的摩托車隊，全部都裝飾齊全，擦的亮亮的，然後是二百個武士，跟隨再大概有一百位喇嘛全部都穿戴整齊，吹號、

笛子等等，然後仁波切坐了一匹白馬進來。（問：仁波切的表情是什麼樣子？）他表情很尷尬。然後他們就在那邊表演，摩托車繞啊、馬啊，很多節目，四個村莊全部都來了，那村莊是很遠的，要走很久才會到。然後我們就跟他坐在同一個帳篷裏面，帳篷外面圍滿了人，大家就是想要看一眼仁波切就心滿意足了。我坐在那兒，覺得很慚愧，我們如此幸運有機會和仁波切在一起，卻常常忘記了這是多珍貴的事情。

我們也去了仁波切的房間，是根據以前的樣子重建的，那個房間就是在《西藏生死書》裏面索甲仁波切寫，前一世宗薩欽哲仁波切那個，如「諸神的天堂」的房間，非常殊勝。雖然五台山和宗薩寺兩趟旅行表面上都好像是旅遊活動，可是我自己卻覺得心靈上收穫很多。

去年我又有幸去不丹看仁波切拍新的電影，大概是最後十天左右。因為仁波切的啟發與鼓勵，我開始想去實現年輕時的一個夢想——拍電影。去年暑假去簡短學了電影之後，到不丹去看真正的電影拍攝是非常有收穫的一趟旅程。

雖然只有幾天，可是我學到很多。當時電影已經快要拍完了，仁波切是導演，指揮所有的人拍電影，他真的是氣定神閒的樣子。事實上拍電影是一個很複雜繁瑣的工作。結果最後幾天，演老頭的那個人忽然不見了。當天早上我看到 Noa Jones（新片的秘書）的臉色是蒼白的，演員不見，家裡的人不知道他去哪裡，有人打聽到說他跑去印度德里了，只剩兩天就要殺青，人卻不見了。整個團隊的氣氛就變得很不一樣，所有的人都變成很緊張。後來仁波切來了，他就說「喔，剛剛新消息，他在德里賣蘋果，剩下兩個賣完他就回來」，真的？假的？大家還是很緊張，當然那是他隨便講的。大概全印度的西藏組織全部都在找這個人，就仁波切一個人，好像完全沒事一樣，每個人都很緊張，他完全沒有一點皺眉頭，或煩惱。我在旁邊觀察他，我覺得他實在是了了不起，因為我們仁波切常常都喜歡開玩笑，在這種危急的時候，我們一般人都會覺得天快塌下來了。過了一陣子，我就聽說他坐在電腦前面，把劇本改了，然後他說改過之後反而更好。事實上那個人不見了反而讓他改了劇本，結果還真的比較好，真的是把逆境轉為順境的活生生的例子。然後就改了，沒事了，繼續拍。過了二天，這個人又回來了，他們就把他帶到仁波切面前來謝罪，仁波切看了他一眼，跟他講了一個他習慣的那種笑話，就好像沒事一般。回來就回來，也完全沒有說什麼，就開他一個玩笑而已。然後電影就拍完了。我真的覺得學到很大的一課。（問：仁波切有把劇本改回來嗎？）他沒有改回來，我親身看到，當然我們都知道仁波切很偉大，修行很高，不過

在處理這種我們認為是世俗的事情，事實上他處理的方法真的是令我們非常佩服。

當然有一個事情要講，雖然我自己沒有親身碰到，可是我一去不丹他們就跟我講，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在電影中，有一場就是晚上和尚在一個大石頭下講故事，大石頭上面畫了蓮花生大士的像，據說那個場景本來是要拍一天就拍完，可是很奇怪什麼事情都不順利，一下這個一下那個，甚至在第二天發生照相機自己倒了下來的嚴重事情。欽哲仁波切和秋林仁波切就每天晚上修法。結果本來要拍一天的工作花了五天才拍完。可是在第五天清晨，Mal Watson 跟我說，大晴天的天上下下來一種軟的冰雹（我沒看過），然後他們拍完最後一個鏡頭的那一剎那，天空出現了一個雙道彩虹（電影上有），另外有六隻黑脖子的鶴，那是全世界只剩下幾百隻，不丹稀有的動物，從彩虹下飛過去。這時，附近的村民都來了，跟仁波切頂禮，謝謝仁波切。他們說這地方本來不平靜，造成他們很大的麻煩，村民謝謝仁波切來這裡，把這個地方平息了。據說仁波切當場就跟所有的村民開示。我想說的是，仁波切在我們看得見的活動裡面，比如像拍電影等等，已經夠忙碌了，其實他還在我們看不見的層面，替眾生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同時在解決很多問題。

我實在很有幸，能跟著宗薩欽哲仁波切，上了他很多的課，得到許多教法。他也非常照顧我，常常在我很徬徨或有需要的時候，他就會出現，我實在非常非常地感激。包括回想起來，將近二十年前就有緣碰上他，中間雖然有一大段沒有連續的日子，加上後來不經意的去上了入中論，回頭一看大概有六七年了吧，許多事情卻都串了起來，都是有道理的，越來越深入。今年又去舊金山聽《入中論》，就覺得比較輕鬆，仁波切問我說，我在這裡講和台北有什麼不同，坦白講我忘了，可是覺得好像比較聽得懂了。願我能永遠跟隨欽哲仁波切，直到證悟。

旅行者與魔術師訊息 1

宗薩欽哲仁波切的新片「旅行家與魔術師」受邀參加影展

宗薩欽哲仁波切的新片「旅行家與魔術師」受邀參加「2003 台北金馬影展」國際影片觀摩展，放映時間為 12 月 2 日的 18:45-20:33 及 12 月 8 日的 12:10-13:58，地點在台北華納威秀 13 & 14 廳。這部片子由於其嶄新的嘗試、創意的原作、令類影畫語言而獲選為今年威尼斯影展「電影順流」之單元影片，也應邀參加了許多影展（多倫多、釜山、倫敦、挪威、巴西影展等），並且為 11 月 20 日在加州洛杉磯郡立美術館舉行的第一屆佛教影展（Buddhist Film Festival）之開幕影片。諸位可從 <http://www.goldenhorse.org.tw/> 選擇「台北金馬影展」中「片單介紹」之「亞洲視窗」，看那好酒存甕底的最後一片就有簡介與購票方式（片長 108 分鐘，網站誤植為 90 分鐘）。也可從 <http://www.travellersandmagicians.com/travellers.html> 的英文網頁看影片的片段與最新消息，選「Music Selection」之第一個，就是整片配樂最具特色的迴旋吟誦聲，靜夜聽來，頗具禪味！

欽哲仁波切對「旅行家與魔術師」的評論

緣起：

每當我從不丹西部到東部時，在路上都會看到人們在等車。這對我來說是個非常帶有感情的景象，我便一直想要以此寫個故事。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所寫的故事《伊豆舞孃》也給了我一些想法。這個故事說到一群旅行者，以及跳舞女孩和學校男孩的一段迷戀。「旅行家與魔術師」主要的部分實際上是引用自佛教的寓言故事，講的是兩個兄弟、其中一個想要成為魔術師。

這個故事裡還有個故事。我喜歡這種架構，因為這樣能配合我所想的角色。這種旅行的人時間很多，為了自我娛樂，就會講很多故事。我也認為這樣能使影片有趣。

敦杜這個角色代表著某種不安的性質，你在不丹一些年輕人的身上可以看到。

拍片和佛法之間的平衡：

人們問我：「你是個佛教的師父，為什麼要拍電影？」這種問題有點令人為難。這表示從某個觀點來看，參與拍片幾乎被視為一種褻瀆，好像我冒犯了什麼神聖的戒條。同時，我也能了解。人們自然而然將電影與金錢、性、暴力想在一起，因為好萊塢式與寶來塢式的電影有

不少都是這樣。但是如果人們能有機會看到小津安二郎、薩替雅吉·瑞、安東尼歐尼（Antonioni）等等所拍的片子後，他們就會知道，拍電影不必然像先前所想的那樣。事實上它是個工具。電影是個媒介，而佛法是個科學。你可以同時是個科學家，並且拍電影。

佛法的一點兒影響：

佛法並不像其他宗教那般反對偶像崇拜。幾個世紀以來，佛教使用了各種塑像與藝術的展現來表達悲心、慈愛、與智慧的訊息。電影可被視為現代的唐卡（傳統西藏佛教布畫）。我這麼說，並非在宣稱我的兩部影片是屬於心靈修為的東西，儘管由於我的佛教背景，各位可能發現其中有一點兒佛教的影響。

對於電影的愛好：

我拍片，因為我喜愛電影。我喜歡這整個概念：以畫面、構想、步調、音聲、對話來說故事。你可以呈現你心中之眼所看到的東西，這是我喜歡的一點。你看到整個畫面，不過你的心選擇專注在某個東西上——譬如說，這個人的眼睛，於是你可以呈現這樣的選擇，就在影片四個角落之間的視線裡。電影是我們今日最具影響力的媒體之一。